

爱情是有条件的

门当户对的意义，昨天已经言之，不是金钱上的相对，也不是权势上的相对，更不是社会地位的相对。《堡垒集》上曾经说过，恋爱往往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少不更事的男女，或别有用心的男女才高喊恋爱没有条件。呜呼，夫无论男的爱女的，女的爱男的，都是爱对方的优点。她爱他强壮焉，会琴棋书画焉，有前途焉；他爱她苗条焉，伶俐焉，漂亮得不像话焉。这些优点便是条件矣，张先生谅已拜读，我们不再重复。问题是，世俗所谓的条件，往往指的是金钱、权势和地位。因此稍微有点灵性的男女都以谈金钱权势地位为羞。如果对一个女孩子曰：“你最好嫁给他，他有的是学问。”她准眉开眼笑。如果曰：“你最好嫁给他，他有的是银子。”那才叫表错了情也。一些如虎似狼的女士，或贫苦家庭出身的小姐，往往直率的提出选偶条件，非钱不可，不过这种提出，也只限于三五友好在一起的时候；我有一位远房孙女，便曾对我声明，只要是有钱的，便是混蛋加三级都嫁，以她的美貌，（柏氏门中，男均英俊，女均美貌，读者先生，不可不知。）后来果然钓上了一个老金龟，如今孩子都念中学堂矣。但普通情形，女士们都会表示蔑视身外之物。最常见的莫过于新闻记者访问电影明星，问她选丈夫的条件，她可能说一大堆，而独不会言钱，盖一谈钱，就肮脏啦。

但电影明星没有一个嫁给穷光蛋的，不嫁给老板，就嫁给导演，再不然就嫁给有同等分量的男明星。只有这些人才门当户对，有一个女明星和男导演结婚后大谈曰：“我们因日常生活在一起，而产生爱情。”这是屁话，天下竟没有一个女明星嫁给干摄影的朋友，或干场记的朋友，他们也是日常生活在一起的，却产生不了情，何故乎哉？她奉承老板、奉承导演，可以成名，

可以多主演几部片子，可以多几个特写镜头，爱情自然猛往外冒，她奉承摄影师、场记，有啥好处也？

任何幸福夫妻，一定门当户对，这不是说两个年轻男女一定要先弄清楚对方的身世，再谈恋爱，而是相埒的男女自然而然的容易结合，女孩子如果家住洋楼，拥有汽车，今天去维也纳参加夏令营，明天去奥斯陆滑雪，恐怕一个送报为生的报贩很难追到手，（小说上和电影上可能追到手，此小说和电影之坑死人也。）即令追到手，且问张雅民先生，你说他们怎么过日子哉？床头黄金尽，壮士无颜色，做丈夫的如果在经济上不能供应妻子，该丈夫在家庭中就直不起脊梁。做丈夫的如果不能成为妻子的荣耀，妻子就会感到很大的羞辱，严重的影响婚姻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娶妻的条件有三，一曰漂亮，二曰漂亮，三曰漂亮。还好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娶了一位漂亮的，可是该妻子却是一个山窝土豹子，客人来访，想见见新娘，打死都不肯出来，一再拜托，化妆化了两个小时，手臂上戴了一串金镯，（不叫她戴，她认为丢人，便不肯出来。）穿着十八世纪秃头高跟鞋，一瘸一瘸，（因她过去从未穿过，故不得不瘸。）客人问她曰：“嫂夫人好。”她以小手帕掩其芳口，嘻嘻嘻嘻，又把腰扭成海军用的那种钢索，坐在沙发上，一面拉衣襟，一面歪脖子，笑个不停，庸俗交加，使人恨不得上去踢她两脚。呜呼，如果妻子携夫出席国宴，报贩丈夫也来上这一套，他们能白头偕老哉？前些时高雄一位下女小姐，因某美籍华人不带她去美国而自杀，吃亏在她没有弄懂门当户对的重要。

张先生反对门当户对是一回事，但它确实存在，又是一回事。

张雅民先生来信中为天下做父母的喊屈，盖无论《堡垒集》也好，“七世夫妻”也好，几乎全是支持男女间的私情而反对老头老太太的，则老头老太太养儿育女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真是太没意思矣。父母无不爱其儿女，爱死爱活的结果，竟爱出仇人来啦，也未免几近残酷。嗟夫，明明知道那是一个火坑，不

让儿女去跳，儿女非跳不可，爸爸妈妈一把拉住，不但不讨好，反而群起而攻之，落得一个“老顽固”的封号，岂不太寒心乎？生孩子养孩子真是傻瓜，不如根本不生不养也。

张先生的感叹颇有道理，柏杨先生暨夫人，也是身为父母之人，有时想想，不但生儿育女没意思，简直人生都没意思。在所有的动物中，以人类的婴儿期最长，不但婴儿期最长，需要父母抚养的时间也最长。贵阁下没有看见狗乎，狗先生的寿命虽只十五年，但它的婴儿期不过三个月，需要狗妈妈（爸爸早溜之乎也，真是奇妙的制度）抚养的时间，不过一个月，过了这个期限，狗儿子便可自立。人类的寿命平均七十岁，而有些人到了四十岁还在读博士读硕士读学士，花爹娘的钱，淘爹娘的气。小狗生下来，狗妈妈用舌头舐了舐，便不再看它，人妈妈却紧张万状，不但人妈妈紧张，人爸爸也紧张，不但人爸爸紧张，简直凡是相识的人几乎无不紧张，这样一直要紧张到两年，孩子才能下地走路，以后的日子不用说啦。如果依照着狗先生的抚养期和自立期，则人类至少应该活三百岁才对也。

父母对子女既如此的诚惶诚恐，自然产生两种浓厚的欲望，一种是占有，一种是希望孩子快乐。这两种心理缠在一起，势必干涉到婚姻上来。干涉的结果，有的大获全胜，儿女听了父母的安排。有的则栽了筋斗，儿女来一个阵前起义。我想人类中最大的惊骇，莫过于父母忽然发现一向被控制在手，百依百顺的爱子爱女，轰然叛变。那股震撼力能把老头老太太震撼得肠断魂消，尤其再背上“老顽固”的招牌，就简直非大口吐血，伸腿瞪眼不可。

柏杨先生不是在每一种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反抗父母的行动中，都谴责父母老顽固；而是说，一个人终有一天要掌握自己生命的舵，父母跟不了一辈子，也代掌不了一辈子，一般人总是希望儿女们结了婚之后再去掌，何不退一步让他们早几天掌也。还是我们说过的话，儿女自己选择的婚姻，固有坏的，也有好的；父母代为选择的婚姻，固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亲爱的父母忽然

成了老顽固，在父母本身，固然伤心，在当叛逆的儿女而言，又何必愿意也。我想这是一个观念问题。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，便是如此这般出了事，有一天我去拜访，老头正在大发雷霆，质问他女儿曰：“你为了那野小子，连爸爸妈妈都不要啦。”女儿在一旁噘着嘴不响，我插嘴曰：“兄台，她不过要嫁那野小子而已，并没有和那野小子串通，来分你的尸呀，怎么能说她要野小子不要二老乎？”盖父母和丈夫不是对立的两个仇敌，有甲就没有乙，有乙就没有甲，而是可以和平共存的至亲，何必一定拿出一刀两断的二分法，让儿女选择乎？儿女虽然和烂女人野小子逃之夭夭，其心仍爱父母得很也。这种观念不弄清，父母的地位永远飘飘荡荡。

张先生曰：“天下父母真是可怜。”我再重复一遍，柏杨先生同意这种看法，但这似乎涉及到人性问题。呜呼，人的爱是下倾的，故父母爱子女一定超过子女爱父母，老头老太太思一思想一想，他们对父母爱的多乎，对子女爱的多乎？如果自己爱子女超过爱父母，那就不必指望自己的子女例外。我这不是为非孝论找哲学根据，拜托圣崽朋友千万莫暗下毒手，而是说明这是一种生物的现象，做父母的应了解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恍然大悟，不去作非分的要求，自然心平气和，快快乐乐。因时代在变，不能适应这种变，岂但可怜兮兮而已。好比说，从前马车时代，你一招手，它就停下，任你上之下之。而如今火车时代，你招十次手它也不停，你如果勃然大怒，去拉它硬停，它能把你摔得头破血流。古时儿女婚姻，天经地义由父母包办，你不包办，让儿女去自由恋爱，准是混账兼王八蛋。而如今流行的是自由恋爱，你仍保留着三皇五帝夏商周的脑筋，怎么得了哉？又好像从前养儿养女是为了防老，如今啥都防不住矣。常听有些人以大义灭亲的姿态，喊曰：“我养儿育女是为国家培养第二代。”这是无可奈何的说法，否则老头老太太岂不更为可怜。但这种无可奈何的说法，正需要我们学习也。

门当户对

损害尊严的恐怖，不胜枚举，在不平衡的婚姻中，一头大的那一位一定处处占上风，一头小的那一位，一定处处吃瘪，没有他应该有的地位。夫妇者，敌体也，好像麻将上的“一般高”，谁也不比谁大，谁也不比谁小，一旦发生了一头大一头小，那就不是“一般高”，而是“一条龙”，就有龙头龙尾之分矣。丈夫尾大不掉，太太准受不了。太太尾大不掉，丈夫们也同样的难以消化。吾友郭暖先生，郭子仪先生的儿子也，娶了升平公主，该公主到了郭家，按道理应先参见公公婆婆的，她却严辞拒绝，理由很简单，老头老太太见了俺爹俺娘，都磕头如捣蒜，功高盖世算个屁，俺爹俺娘一怒，能杀你们全家，你家吃的喝的还不都是俺爹俺娘赏赐的，这头岂能随便乱磕哉，把郭暖先生气得发癲。幸亏郭子仪先生到底年纪大啦，知道厉害，不参见就不参见吧。就此一端，可看出该媳妇不同其他媳妇，该妻子也不同其他妻子。郭子仪先生生日那天，贵宾云集，七子八婿，当然要拜寿，升平公主又不肯啦，理由还是老理由，郭暖先生年轻火大，这一次就来一个不客气，把她阁下揍了一顿，还骂曰：“你以为你爹是皇帝呀，俺爹因为瞧不起皇帝才不干那玩艺的。”（史书上的文言文是：“汝以汝父为天子耶？吾父薄天子而不为。”）公主老奶吃了眼前亏，收拾收拾小包袱，哭哭啼啼，进宫告状。郭子仪先生听说，魂飞天外，寿也不做啦，立刻把儿子绑起来，到皇帝那里，父子二人，跪地请罪。

河南省有一出地方戏，曰“打金枝”，金枝者，大概是指“金枝玉叶”吧，把公主的鼻孔朝天，驸马的不肯服气，公公的诚惶诚恐，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其中有段唱词曰：“床下行过君臣礼，上床再叙夫妻情。”这股大义灭亲的举动，你说怎么

办吧！幸亏皇帝老爷还算明白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谓郭老头曰：“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家翁，儿女闺房之言，何足听也。”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如果遇到坏心眼的家伙，小事化大，好小子，你敢欺负我女儿，那不是瞧不起咱家乎？锦衣卫，拉出去砍了，那就比害一场感冒还严重。

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，至少有三件文化实在是优秀不起来的，一是宦官，一是女人缠小脚，一是男人姬妾如云。宦官一直到清王朝下台鞠躬，才算取消。小脚的寿命似乎延长了四十年，对日抗战时，北方乡下，还有人照缠不误。至于姨太太，目前仍很盛行。可是，北齐王朝的时候，所有王公大臣，或达官贵人，跟现在美国一样，无论怎么在外面胡搞，家里却硬是只有一个妻子，绝没有小老婆的，原因就在于他们差不多都是娶的公主。而北齐王朝从头到尾，又都是暴君，一旦公主老奶打了小报告，说她丈夫讨小老婆啦，准是喀嚓一声。这固然可为女性吐一口气，但也可看出不平衡婚姻实在是杀机四伏。

记得在敝大作里，曾提过“门当户对”，不久就接了几封读者老爷的信，日久天长，详细用辞已忘之矣，但大意却能记一辈子，均咬定柏杨先生脑海里封建余孽太多，落伍观念太重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一想起该几位读者老爷，就要跺脚——恨不得踩到他脚上。盖该几位读者老爷之意，“门当户对”是老腐败玩艺，现在是啥时代啦，再帮这种腔，不是封建余孽是啥？

柏杨先生想，话似乎不能这么说，无论它是过去的也好，外洋的也好，我们必须有选择地抛弃，有选择地保留。有些性急如火，爱国如狂的朋友，主张起“西化”来，成了猪八戒吃人参果，连核带皮，一股脑儿吞，认为要西化就彻底西化，洋大人的洋枪洋炮火轮船，固然得接受，洋大人的花柳病，也得接受。而且嘲笑有选择的接受是古老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似乎有研究研究的必要，猪八戒先生如果非连核带皮，甚至连毛毛虫都一口吞下去，就吃不了人参果，那么，一口吞下去也未尝不可；但是，如果他可以把毛毛虫拂掉，

把皮剥掉，把核剔掉，那么，他就应该吃个干干净净的。同样道理，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选择，必须连花柳病也弄到身上才能西化，那么，害害花柳病也没啥了不起。如果不必害花柳病也照样可以西化，照样可以制出洋枪洋炮火轮船，照样可以民主法治，照样可以公平竞争，照样可以维持人性的尊严和价值，就不必大无畏的去害花柳病。

一句话说完，中国应该有选择的接受遗产，有选择地接受洋大人的那一套，如果遗产百分之九十九是糟透了的，就不妨选择剩下来的百分之一。如果洋大人那一套百分之九十九是精华，就应该拒绝剩下来的百分之一。美国当然是中国的一个活榜样，但美国的三 K 党，我们就不必为了西化，先也组织一个，然后再去努力消灭它。

——前几天，有位洋大人回华盛顿，一位朋友请他吃饭饯行，听说柏杨先生新做了一套西装，特地邀我作陪，露露脸拉拉关系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谈起中美两国风俗人情，洋大人开腔曰：“有一点，不知你们留意没有？中国人的友情比较永远，而美国人的友情只限于自身。”我当时就端出孔孟学会嘴脸答曰：“那当然，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，文王，武王，周公，郑公，孔子，孟子，李子，桃子，一脉相传，到了柏杨先生，忽然更为光大，你们美国才立国几天呀？”他笑曰：“柏老，你这是中国人唱《莲花落》办法，不经过大脑，我的意思非指此也。”我曰：“听听你的。”他曰：“我讲可以，你阁下可别发怪论。”我急曰：“谁发怪论谁就是龟儿子，刚才说的那些，不过是看宣传品过多，滑了嘴罢啦。”

爱情有价论

世界上最教人开国骂的事，莫过于玉洁冰清的大家闺秀，嫁给一个浑身都是花柳病的花花公子。就在台北，有一对在社会颇有名的夫妇，（我如果泄漏了他的名字，包管立刻就有天灾人祸。）他们生第一个孩子是聋子，生第二个孩子也是聋子，生第三个孩子更是聋子，简直一聋到底。搞得天昏地暗，求神问卜，结果检查出来，那位父亲老爷原来害着国际梅毒。在医学上，没有国际梅毒这个名词，但民间却人人皆知，据说梅毒毒菌有很多种，如果单是一种毒菌发作，还容易对付。如果许多种毒菌纠缠在一起，那就连太白金星都没法度啦，什么六〇六，九一四，以及这个“训”那个“训”抗生素特效药，就好像注射到木头上。贤慧娇妻一片纯真，哪听说过这种玩艺，不但贤慧娇妻不知道，就是该丈夫还自以为伤口已愈，不知道血液中的毒菌会毁灭下一代的耳膜也。呜呼，孩子何辜，却承担了父亲风流之罪！还有一种在自己身上就有报应的，提起来更教人作呕，免谈免谈。柏杨先生真想建议立法机关，应该制定一项法令，男女在结婚时，必须提出身体检查证明书，提不出来，法院公证处就不给他证婚。如果自己逞行结婚，就不准他报户口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仍有人勇敢过度，还是非结不可，那么就让他成为一对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的脏鸳鸯可也。

花柳病问题，不过是学生考卷上的话：“试举一例，以说明之。”实际上健康的意义并不一定指花柳病。晋王朝王浑先生的太太钟琰之女士为她的女儿选择丈夫，他儿子王济先生就介绍一位将军的儿子，老太婆教那孩子杂到一群小家伙群里一起玩，观察了良久之后曰：“这小子一表人才，决可出人头地，只是他活不了大岁数，再有才干也用不上。”《世说新语》上说，

落选的这位小子，果然不几年就驾崩啦。看相能看出寿夭，近乎鬼扯淡，但健康不平衡的婚姻，铁定的免不了乐极生悲。男人的三大不幸之一是“中年丧妻”，女人更不要说啦，愿意年轻就守寡的小姐，似乎不太踊跃也。

中途崩殁，也是一个“试举一例，以说明之”，即令不翘辫子，身体不好也实在窝囊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亲生儿女尚且如此，夫妻间更不用说矣。上个月初，柏杨先生肚胀得穷凶极恶，医生老爷吩咐躺到床上休息，结果没躺三天我就爬起来，盖别的还好忍受，柏杨夫人的尊脸实在有点水土不服。有一次听她跟邻居那个军爷的太太窃窃私语说，我大势已去，再请医生，白糟蹋钱，只等伸腿瞪眼，她就拿起包袱，带着小孙女，去美国找宝贝儿子。呜呼，此何言欤？老夫老妻，尚且如此；年轻夫妻，要想终身服侍，实在不可靠也。

写到这里，准有人捶胸打跌，说柏杨先生老糊涂，爱情不是无价乎？爱情当然无价，不过一旦选上了东亚病夫，爱情就有价啦，凡是不信邪的公子小姐，尽管拍马而上可也。

我们举的几乎全是极端，不是害杨梅大疮，就是死翘翘，再不然就是躺床不起。其实用不了这么严重，只要有一点不够健康的倾向，婚姻就会布满阴影。盖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，一定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健康。俗不云乎“人穷气大”，人一穷啦，再碰到不如意的事，真能冒火三丈，反正活不下去，拼了算啦。柏杨先生这么大岁数所以总是发生和人吵架的盛典，并不是我真的修养不好（我还有啥不好的），而是穷过了头，（顺便拜托各位读者老爷，万一遇到我老人家向你吹胡子，千万承让，否则阁下一拳打断了我的肋骨，你就脱不了身，我也就吃定了你矣。）同样情形，人一旦害了病，火气也照样很大，林黛玉女士所以小心眼，动不动就使性子，把贾宝玉先生搞得发昏，恐怕与她的孱弱身体有关；薛宝钗女士所以大度包涵，也恐怕与她又白又胖的身体有关。嗟夫，一个人如果娶了林黛玉女士，那才教倒了铁楣，你下班迟回家一分钟，包管三天都没个完。

知识平衡的重要，不亚于健康。即令当一个工人，一个大字不识，顶多扫扫马路，通通阴沟。如果他到办公室写字间当工人，他就得国民小学堂毕业。如果到洋机关伺候洋大人，他就得还会几句“哈啰”。如果他到原子弹发射场，恐怕他必须懂得更多，否则的话，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，东碰西撞，说不定会发生粉身碎骨场面。

当工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当丈夫乎，更何况当妻子乎。丈夫老爷如果写个便条，请妻子把抽屉里一件写着光学原理的方程式交去人带回，而妻子两眼黑漆，恐怕丈夫满面无光。如果妻子下班回来，发现丈夫把她昨天晚上开夜车写的那叠稿纸当做废纸擦屁股啦，她第一个念头恐怕是“所适非人”。

但这也并不是说丈夫是个数学家，妻子一定要明白相对论；也不是说妻子是个声乐家，丈夫一定要弹一手好钢琴。而是说，夫妇间至少应有足够的知识水准，了解对方是干啥的。即令在工作上不能帮助，但在生活上及灵性上，必须有能力付出支援——最低限度，也别使对方受窘。

说来说去仍是一句老话，爱情是交流的，婚姻是互助的。知识不平衡等于蚂蚁拉火车头，恐怕是拉不动。也等于火车头拉蚂蚁，恐怕能拉得它阁下血肉模糊。一个学富五车的男博士娶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姐，或一个学富五车的女博士嫁一个目不识丁的小子，我敢跟你赌一块钱，这婚姻恐怕用铁链都锁不住。知识程度越接近，平衡的可能越增多。（这可不是说他们准一定幸福，别瞎抬这个杠。）人们常嘲笑有些女学生上学堂不是为了读书，而只是为了弄一张毕业文凭当嫁妆。这话当然有不太恭维的意思，其实这些女学生还是聪明的也。

谈 恋 爱

关于谈恋爱，一位年轻朋友抬杠曰：“不说话不但照样可以恋爱，而且还爱得更深哩。哑巴不是照样恋爱，不是照样可以结婚乎？甚至既哑巴又盲聋的朋友，同样恋爱不误，你难道说他们都是畜生，只会性交，而没有爱的情操乎？”

非也非也，柏杨先生根本不是这个意思，哑巴朋友和盲聋朋友，当然有爱情，盖他们的心灵并没有哑巴，也没有盲聋也。不过，问题是，抚摸可以表示爱，但不能代替言语。互相凝视也可以表示爱，同样也不能代替言语。爱情是个很复杂的东西，不能全靠“含情脉脉”和“会心的微笑”。你阁下上班时打一个电话回家，对娇妻曰：“我爱你！”她真能高兴得多给你煎个荷包蛋。而一个臭男人正在办公室心魂不定，女朋友打电话来曰：“天凉了一点呀，你现在要加上一件衣裳才好呀。”他恐怕马上就唱起歌来。哑聋男女，便无法传递这种心声矣。

最主要的，哑巴和聋盲朋友，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语，也就是说，不能用言语表达感情是一种严重缺陷，等于没有腿不能走路是一种严重缺陷一样。没有腿的人坐在轮转椅上照样可以东奔西跑，但我们不能说那是正常的，或认为腿这玩艺一点也不重要。

抗战初胜利时，柏杨先生看到很多阿兵哥讨了日本太太，那些想当年的金枝玉叶，一个个漂亮非凡，阿兵哥从军十载，一旦结了其婚，自然另有风味。但却有一个无形的鸿沟，一直横亘在二人之间，这鸿沟不是两国间百年大仇，也不是生活方式不同，而是言语不通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天请我光临他舍下吃饭，他们已结婚四年矣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孩刚会爬着走，女孩尚在襁褓。日本太太含笑迎客，宾至如归，大家团团而坐，

一面吃一面谈，我曰：“贤弟媳，难为你啦，中国生活过得惯乎？”她瞧我两眼瞪她，知道是跟她说话，连忙含笑鞠躬曰：“谢谢。”我曰：“我这个老弟，有点粗线条，可是却是一个好人，你要用心管管他。”她仍是含笑鞠躬曰：“谢谢。”我曰：“美子呀，闲时候教他学学日文，中国人学日文要比外国人学日文容易得多。”她还是含笑鞠躬曰：“谢谢。”我正要继续努力发言，朋友曰：“老哥，别费唾沫啦，她一句中国话都不懂。”我曰：“那么你的日文一定炉火纯青矣。”他曰：“我只会一句，人格野鹿。”我大惊曰：“小子小子，你们恋爱是怎么谈的？”他曰：“连一句都没谈，她父亲战死啦，母亲卧病在床，我一进门，她瞧我手提机关枪，雄赳赳气昂昂，一副皇军气派，就心肯啦，别看我识字不多，却福至心灵，觑出苗头。有一天我就那么一——嗨，反正是上了床啦。用洋派话说，那就是结了婚啦。”我大惑曰：“这些年来你们靠啥互通心声呀？”他愣了半天曰：“啥叫心声？我只知道睡觉。”

谈恋爱有谈恋爱的专用言语，谈到了高潮，出了黄色花样，则有黄色花样的言语。这种言语不便于举例说明，举起例来恐怕文惠大怒，轻则开除中国文艺协会会籍，重则一纸报告上去，老头皮有破裂的危机。好在就是不举例子，读者老爷也知道那些话是啥，不仅普通小民到时候会如此如此，便是圣崽大人，到时候也会如此如此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恋了七次爱，都没有恋成，眼看成啦成啦，大家都泻空了尊肚，准备吃他的喜酒啦，小姐们却一个接一个撤退，众朋友关心之余，知道柏杨先生颇有点道行，就公推我前去考察，以便相机开导。考察的结果是，他阁下道德学问，简直没话可说，孔丘先生见了他都得和他握手，也大概是道德学问太多的缘故，在小姐面前，仍忍不住往外乱冒，在紧要关头而仍以兄长的姿态和口气“爱护她”，就此路不通矣。

这种现象倒可以举个例，有一天二人吃过小馆，她提议去看电影，看电影时他好像刚当选了孔孟学会常务理事，正襟危坐，小姐看见银幕上接吻的镜头，在他耳边曰：“这个吻好疯狂呀。”

他摇头曰：“不像话，不像话。”看过电影，小姐提议跳舞，跳舞当中，他一面踩她的脚，一面端嘴脸曰：“这种不正当的地方，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，有时间看看书也是好的。”结果如何，不必细问。呜呼，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不懂风情，但更具体的是，他在谈恋爱时说的却是站在讲堂上的话；该甜言蜜语的时候却冒出来“致训词”节目，他不垮还有天理乎？

当然也有靠着翻译大谈特谈的，君不见二次大战时，美国大兵每到一地——好比到了法国吧，靠着一本英法字典，就谈起恋爱。不过这都是非常交易，而不是正常婚姻，而且其主要的目的似乎是“性”，而很少“爱”的成分，即令是一本专门为调情而编的“黄色大字典”，也不能包罗万象，把最惊心动魄的话一一列举，盖有些话只有在特定的两个男女之间和特定的时候才能说之的也。

这些话都不是有人教之的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学堂开这门功课（如果有这门功课的话，包管警察局请那位教习吃官司），自然父母也不会教他；据说有些开明的母亲会教儿女们关于性的知识，但关于言语，却无法度也。夫言语是一种艺术，可予以规矩，不能使之巧也。连柏杨先生也只能告诉你一个原则，曰“嗲”，至于怎么嗲法，嗲成了功，或嗲砸了锅，则全靠自己矣。

然则那是天生的乎？当然不是天生的。性是本能，爱情的言语乃得自于平常耳闻目染，一句下流的或骂人的话，用到特定的男女两人之间，反而更增加浓度。

爱情效用递减律

—— 爱情是会变的，谁不相信，谁就要付出代价。

我们上次讨论人类的思想形态是会变的。陈甦先生曰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同样的，“小时混蛋，大未必不佳”。吾友爱因斯坦先生在读小学堂时，算术就不及格，以致教习肯定他将来能有碗饭吃就三生有幸啦。吾另一友文天祥先生年轻时就花天酒地，除了美女醇酒外，对啥都没有兴趣，可是一旦国家有难，他却起兵勤王，而且在兵败被俘之后，又从容就义。

人类的理智系统固然会变，人类的感情系统更会变，而且比理智系统变得更厉害百倍，盖感情的特质就是不稳定和不一贯，如果它可以始终稳定和可以始终一贯，那就不是感情人，而是木头人矣。贵阁下看过电视剧《根》乎？两个小女孩从小在一块玩，亲密得像一对同胞姐妹。可是一旦白女孩成长到能够分辨她的玩伴是一个黑女奴时，她立刻就端起来奴隶主的架子。四十年后，当她们再度相遇，黑女孩仍怀念儿时的纯真，白女孩却早忘了个净光。黑女孩（当然，现在她们都是老太婆矣）把唾沫吐到白女孩的水瓢里，这唾沫代表她的愤怒，也代表她的悲哀，我想她内心会向上苍呐喊：“友情、友情！”

友情是感情的一种，爱情是感情的另一种。呜呼，哪一对离婚的夫妻，想当年喜气洋洋、大宴宾客、相对三鞠躬时，不是爱得要疯要狂哉。柏杨先生从前接到朋友寄来的喜帖，记下酒席的时间地点之后，就一扔了之。现在我却把它保存起来，保存起来不是准备五千年后当古董卖个好价钱，而是我要慢慢地观察这个婚姻，看它能维持多久。等他们有一天闹到公堂，互相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时，我就把该喜帖原封寄上，发发他们思古的幽情。

——柏老这些时忽有奇想，我打算办一个“离婚展览会”，把一些离婚夫妇想当年的结婚喜帖，一一亮相。一份喜帖一个专柜，附带陈列想当年笑逐颜开的一些结婚照片，如果有想当年恩爱的文章和恩爱的谈话（像作家和电影明星之类，这类文章和这类谈话，浩如烟海），当能引起不少人的深思。

爱情是会变的，谁要是不相信这句话，谁就得付出不相信这句话的代价。正因为它是会变的，所以热恋中的男女，谁都不敢肯定对方不变，最恐惧的也是对方忽然冒出孙悟空先生的武功。所有海誓山盟和海枯石烂的誓言，千句话、万句话，再加上一百万封情书上的话，不过两句话：“俺到死也不会变，你到死可也不要变。”有些情侣既没有自己不变的自信，也没有信心相信对方会老实到底，彷徨之余，甚至乞灵于耶稣基督和观世音菩萨。曾有一对年轻男女，特地跑到庙院里，在地上铺满烂砖碎瓦，光着双膝跪在那里，血流如注，对神明立下血海大誓。结果还算不坏，结婚结了十年，生了一个女儿，然后离婚如仪。惟一爱情不变的证据，是膝盖上的两个疤。

感情是情绪的累积物，一个人的情绪一天就不断的横冲直撞。早上起来，对镜自照，容光焕发，一副前途不可限量的模样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一进办公室，老板板着脸正在找碴，懊恼起来，不由的心里骂曰：“干你老母。”下班之前，接到如花似玉电话（对老奶而言，则是接到青年才俊电话），约会“老地方”相见，立刻哼起流行洋歌，觉得这世界真是可爱。可是第二个电话却是大嗓门讨债精的，逾期不还，拳头出笼（柏老就常有这种艳遇），于是一肚子气，深感人心不古，世道陵夷。如果再有严重节目，好比说，警察局通知“约谈”之类，那就更如丧考妣，想一想，地球还是马上崩掉算啦。

爱情旺盛时炽热如火，低潮时若隐若现，消失时像幽灵一样无影无踪。爱的时候，连体臭也是香的，不爱的时候，就是跳到香水缸里泡三天，仍要掩鼻。有一位老奶每天睡觉时都要握住丈夫的手，否则就睡不着觉。另一位男人，每次看见他妻子穿

高跟鞋走路的姿态，就情不自禁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四口同声的懊悔不迭曰：“我当时怎么瞎了眼呀。”前些时电视长片演出《亲爱的》，女主角是一位强哉骄型老奶，在一个穷作家跟一个义大利伯爵之间，努力选择，结果意料中的选择了伯爵，因为伯爵拥有她所追求的一切，当然除了爱情，盖有钱的男人很难甘愿被一个女人缠住一辈子的也。有一天，她大气之下，跑到英国，去跟穷作家幽会，颠鸾倒凤一夜之后，穷作家坚持送她回罗马，女主角哭得一枝梨花春带雨，发誓曰：“我对你每一刻都是真的。”穷作家叹曰：“我相信你每一刻都是真的。”那就是说，每一刻的前一刻和每一刻的后一刻，却都不是真的也。嗟夫，在爱情的领域中，真的难以持久，假的也难以持久。

因为人类思想的、意识形态的，以及感情的会变，影响男女结合的稳定性。所以产生了结婚制度，希望这个制度像孙悟空先生的金箍一样，套到一男一女头上，使他们不能变、不敢变，至少使他们的变减少到最低限度。这个制度几千年来果然大发神威，为夫妻们带来了相当的安全感。但它也有猛烈的副作用——为夫妻们带来了说不尽的悲剧。

吾祖柏拉图先生大著《理想国》，主张共妻制度（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也就是共夫制度）。这可说明在纪元前五世纪时，结婚制度已出了非同小可的毛病，这毛病促使一位伟大的哲学家，为男女的结合，另起炉灶——反对结婚而赞成同居。当爱情存在时，爱情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，它可以使人死，也可以使人活，它可以使人承担起他平常承担不起的压力，也可以使人做出平常做不出来的怪事——偷、抢、骂大街、亮凶器（不一定杀别人，大多的时候是自己抹脖子）。可是一旦爱情插翅飞走，连看一眼都恨入骨髓，而两个人却被结婚制度硬生生的绑在一起，结局只有两个，一是含恨终身，郁郁以歿。一是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——老奶比较文明，可能只在丈夫茶杯里放点巴拉松。

主要的变，是内在的变，一种先天性身不由主的变。上帝赋给人类的特质中，有“日久生厌”和“喜新厌旧”两项原素，

这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力，但适应在爱情上，却像一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炸一次的核子弹。一个貌如天仙的老奶，能使天下所有男人为她发癡，也能使她的丈夫在前十年为她如醉如痴，但不敢肯定她能使她的丈夫十年后仍保持原来热度。经济学上有效用递减律，爱情学上同样的也有效用递减律。一位年轻妻子抱怨她的丈夫：“我穿再漂亮的新衣服，你连一眼也不看。”丈夫曰：“当一个人知道包裹里是什么时，看那包装纸干啥？”这话教人伤心，但这还属于轻一层的。游泳皇后伊漱惠莲丝的丈夫，拥有既美又富的娇妻，局外人想来，他真是祖宗有德，应该整天晕淘淘才对，可是他阁下仍然常去酒吧找野食，往往打得头破血出，发上报纸。中国皇帝刘彻跟英国国王亨利二世，后宫美女如云，他们却跑到外面乱搞。于是老奶遂破口大骂天下臭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不过这件事只有在传统社会中，才由臭男人片面出丑，到了近代，老奶们气吞山河，心怀大志，视臭男人蔑如也，当丈夫的恐怕越来越走下坡。从前“老婆是人家的好”，现在似乎正向“老公是人家的好”道路上发展。

问题到今天所以严重的是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，社会的节奏加快，贵阁下如果看一些老电影——或电视长片之类，会发现十年前影片的情节和剪接，简直温吞水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社会的节奏加快，爱情的变化也跟着加快，不但老家伙们吹胡子瞪眼，不能适应。就是年轻的一代，首当其冲，也眼花缭乱，手足失措。